煙嶼樓讀書志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六

鄞 徐時棟 同叔

經六

左傳

襄十四年傳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杜注謂義取於深則厲淺則揭愚按非也匏有苦葉之詩言濟河而徒涉者權也厲揭皆涉也必以舟而濟爲正故末章言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以喻昏姻而不備禮者權也必備禮而娶爲正語詳余山中學詩記中然則穆子之賦此詩正與叔向之具舟鍼鋒相對當云取招招舟子人涉卬否

襄二十一年傳晉欒盈出奔過周周西鄙掠之盈致辭於周行人

謂陪臣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釋文重直用反

愚按此重字當平聲謂既得罪於晉而至周又爲鄙人所掠是

再得罪於王之郊甸也故下云無所伏竄杜注云重得罪於郊

甸是已而釋文以注中重字亦作直用反皆誤　又按守臣注

謂范宣子爲王所命故曰守臣愚按此守臣似當指晉君謂天

子守土之臣傳稱先守某公可證故不必如二守國高之專指

命卿也　昭七年傳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是謝息於孟孫稱

守臣以息爲孟孫守成邑也今曰王之守臣是欒盈爲其君於

天子稱守臣以其君爲天子守晉封也故玉藻曰諸侯之於天

子曰某土之守臣某

襄二十五年傳云不爲崔子其無冠乎杜注言雖不爲崔猶自應

有冠孔疏公意言冠易得不足惜縱使餘人不爲崔子者其可

無冠乎況崔子富貴其當自有冠也愚按注不逆疏誤解蓋公意謂冠亦甚多豈必崔子而後有此冠乎不爲崔子猶云非崔子拒諫之遁辭也疏不足惜三字已誤縱使餘人二句尤誤崔子富貴二句更覺無謂之至不特不解傳意并全不解杜意也

襄二十六年傳云夫不惡女乎杜注夫謂太子也是讀夫爲如字矣似不如讀音扶之妙釋文云音扶注同謂注中扶字當並音扶也

襄二十九年傳夏四月葬楚康王林謂經不書葬略夷狄也按是時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於西門之外成十年葬晉景公春秋不書傳曰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然則襄二十九年之不書葬豈非因公送葬而諱之乎傳不發例遂無知者而林氏遂以爲略夷狄之故又按春秋或書楚子某

卒而從無書葬者先儒謂楚稱王春秋不能書也故削之然春秋之例凡他國之君皆按其本爵書之至於書葬則無論公侯伯子男無不併其謚稱某公者是其於楚亦何難書楚某公乎或以魯未會葬不書或以襄二十九年之送葬其辱較甚於送晉景之葬故併其他君之葬而盡削之此皆不能懸揣者

襄二十九年季札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杜謂慙於始伐愚按堯舜以前多以征誅得天下湯非始伐者也紀年等書謂湯禱旱得雨作大濩之樂語詳余逸湯誓考中疑此所謂慙德者即指其禱旱時六事自責及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等語

吳公子札聘齊說晏平仲聘鄭見子產如舊相識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按平仲

子產伯玉史魚公子荊公叔文子諸人並爲孔子所歎美見之論語可知季札好惡實與聖人同不獨其論韶樂與吾孔子深相符契也春秋時有如此人品而胡氏猶極力非議之眞不知其是何肺腑也

閔子馬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解者謂無門言同一門出入也按此解非也凡造屋旣設一門則必有過門而入之人假令無門則不速之客無自至矣若禍福之來非見我有門而自入也乃是我召禍而禍始至我召福而福始來故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也　誰能出不由戶凡人物之至必得其門而後入欲其入而閉之門彼將奚宜至哉若禍福之來則不然但使有人召之即無不可立至者不必其有門也故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也此可以別存一說

昭元年子產放子南於吳子南與子晳爭妻之事實子晳曲而子南直況子晳專殺伯有久有重罪而子產畏之不敢討也又懼二人同朝必又有伯有之禍不得已執子南而數之以五罪而放之觀其將放而又咨於子太叔可見委曲從事非其本心若非明年聞子晳疾作急使吏數之以三大罪而殺之幾疑子產之放子南爲失刑矣嗟乎春秋列國皆亂國也鄭以小國而多權臣其爲政眞非易易當時卿大夫無賢於子產者而其用術如此後世儒者動執一理繩量人物其亦不知時勢者之言而已宜編餘談上稱賞子產

昭元年傳云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此事於詩書皆無的據僞古文據此衍作蔡仲之命而其事竟成實錄明郝氏嘗極論周公之未嘗殺管蔡殺管蔡者成王而非周公其說甚辨亦甚通余

按襄二十一年傳祁奚之言曰管蔡爲戮周公右王注謂兄弟罪不相及是明明與昭元年傳相反呂覽開春論亦引祁奚之言曰周之刑也戮管蔡而相周公蓋周成王之世正周公輔政之時成王殺管蔡後世遂以爲周公殺之愚反復金縢鴟鴞竊以爲昭元年傳文不及襄二十一年傳之確　吾極不信此事既以襄二十一年傳管蔡爲戮周公右王正之又以書之金縢詩之鴟鴞反復之而吾言尤信今讀定四年傳而吾信益堅也傳曰管蔡啟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夫曰王於是乎曰周公舉之是周公但以他日舉蔡仲其前此殺管叔蔡蔡叔皆王主之而於周公分毫無與可斷斷無疑也浸假殺管蔡蔡之事爲周公所與聞則此傳明

云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他傳亦云成王周公之命祀公與王
固常並稱何以此事獨不及公若謂周公相王公相之政卽成
王之政則命蔡仲爲卿士何以必稱周公況祁奚之言或是一
時權詞而此則衛佗以蔡欲先衛特述其先世舊事以爭之者
也周公之聖於成王至春秋時早有定論此傳亦明稱其明德
若果周公與聞此事佗必將言周公殺之蔡之以慊蔡人之心
而肯但言成王乎可知周公實不與知本事實是如此佗之所
言蓋在周史掌故中而不容片言妄說者也然則合襄二十一
年定四年二傳以正昭元年之傳則昭元之傳爲孤文矣抑吾
更有說焉昭元云云者子太叔對子產之言也是時子產將放
子南咨於子太叔子產之與子南皆穆公之孫也太叔之與子
南同出游氏而太叔則諸游之賢者也子產慮禍及國君不得

已而放子南太叔灼知其心故謂國政非私難而猶恐子產以放逐同祖兄弟爲嫌也故引周公殺管蔡蔡云云以慰安其心而申之曰夫豈不愛王室故也以爲周公之聖夫豈不愛惜兄弟而以王室之故至於殺之蔡之而子以國政放從兄弟何疑焉成王之殺管蔡蔡適在周公輔政之世其事可以假借而遂不覺其言之如此然則襄二十一祁奚之言固非權詞而昭元子太叔之言則實權詞也苟有知者必然吾言乃僞造蔡仲之命者全竊定四年傳爲本而既竊之而復變亂其本事首云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即繼之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一一歸之周公而王於是乎四字竟若熟視無覩者是其心殆欲以定四傳暗合昭元傳而襄二十一傳則姑舍之雖由其讀書不精審不知襄定二傳爲實案

與詩書相表裏昭傳爲權詞與本事不相應然而尚有昭元傳爲據猶可說也乃至以流言坐羣叔而管蔡啟商碁間王室八字又竟若熟視無覩者則太鹵莽矣夫金縢之記流言者所以明周公居東之由也非罪也公居東二年而管蔡啟商亂王室杜注訓間爲亂則眞罪人矣王於是乎殺之蔡之若管蔡不啟商亂王室但是播布流言此非特周公不敢罪之即成王亦何至遽以爲罪而殺之而蔡之乎而況成王方以流言疑周公至於出辟而不之問居東二年而不之召是方德流言者之不暇而殺之而蔡之乎若如僞書謂周公實罪之則流言方謂公將不利孺子而所謂將不利孺子之人乃遂赫然大怒辟者辟囚者囚降者降恣所欲爲全無顧忌此非吾所謂莽操之行乎而可以誣周公乎嗟乎自有僞書而周公之殺管蔡遂成鐵案詩書本事

無研究之者太叔權詞無致疑之者而於是千秋萬世智愚賢不肖無不信有此事而後世英主若唐宋二太宗篡弑得國若隋煬帝明成祖之屬無不據此事爲口實而其臣下皆援引此事以諂諛而逢迎之嗟乎僞書一變亂本事而其禍之酷且烈如此然則謂周公雖戮管蔡無損其聖與謂僞書抄撮經傳無害於理者皆未之思也已矣　舜封象有庳戰國時有放之之說而萬章遂以問孟子若使周公戮管蔡萬章能無疑乎及孟子告之以仁人於弟親愛之欲其富貴云云若使周公果戮管蔡善問之萬章能無及乎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陳賈尚以知而使之不知而使之難孟子若使周公使之監殷及以殷畔而公復手戮之彼賈之所以難孟子者其如是而已乎此吾於孟子無字中而益信周公必無戮管蔡之事如此

昭三年傳叔弓如滕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叔弓也）不入惠伯（子服椒也）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授館敬子從之杜謂忌怨也懿伯椒之叔父叔弓禮椒爲之辟仇按此事亦見檀弓忌者忌日也非怨忌之忌怨忌者在郊而因之不入將誰與闕乎一不可解因遇介者之叔父怨忌而遂廢公事二不可解忌者在郊而我入國正是辟之今反以不入爲辟三不可解且使椒不先入敬子亦終不入不知所遇之忌將何時去此假令忌終在郊又將奈何四不可解蓋及郊主國有郊勞之禮受郊勞之禮必在館中亦必與介同受此禮適以介之叔父忌日至郊叔弓禮椒將遲之明日始行此禮而椒乃以公事爲主反先入館受勞禮而叔弓亦遂從之如此義甚明白不知杜氏何以誤解如此至鄭注檀弓亦以忌爲怨而謂敬子有怨於

懿伯難惠伯故不入尤謬

昭七年春秋春王正月暨齊平許淑服虔杜預並謂燕與齊平穀梁傳賈逵何休並謂魯與齊平吾核左傳前後文而知實是燕與齊平語已詳春秋規蔑中今讀此年傳文而復得一證焉傳云鑄刑書之歲（按事在前年昭公六年）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杜注壬子六年三月三日）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杜注壬寅此年正月二十八日）及壬子駟帶卒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按壬子不言月者是謂見夢以後第一壬子雖不言月義自明也明年壬寅不言月者是謂明年第一壬寅亦不必言月而義自明也第一壬寅在正月二月不可知而以此年經書四月甲辰朔逆推之則無論正二三月爲大盡爲小盡總無壬寅在二月之理然則齊燕平之月非正月乎然則正月之暨齊平非燕與齊平乎若如

賈何等解正月爲魯與齊平二月戊午盟濡上（若是年二三月皆大盡則二月甲辰朔戊午爲二月十五日）始是燕與齊平而燕齊平之月焉得有壬寅乎

昭七年傳楚靈王爲章華之宮納亡人實之芊尹無宇之閽有罪亡入宮中無宇往執有司弗與而執無宇以謁諸王無宇引周文王楚文王之法謂盜所隱器與盜同罪又云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杜注盜有所在言王亦爲盜又注云盜有寵王自謂林堯叟因申之云靈王戲言若以二文之法指我爲盜則我方有寵於君未可得而取也按此注大誤杜云盜有寵王自謂不知自謂何寵林云我方有寵於君不知又是何君不意注書而有此囈語也無宇云盜有所在者指執無宇之有司也無宇一則曰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再則曰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夫闕以得罪

而亡是盜也執而有司隱之是與盜同罪之盜也故云若以二文之法取之則非特亡閽在是卽隱盜之有司亦在是矣而楚靈聞其言而無以難也曰爾姑取爾亡閽以去耳若爾所謂隱盜之盜則方有寵於我未可得也是亦指有司爲盜何嘗戲言哉杜林解非但有寵二字萬不可通卽無字云盜有所在亦非

昭七年傳云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按南宮敬叔或卽南宮适是孔門弟子也若懿子之師事殊尙可疑論語孔子呼弟子無不名者懿子苟師孔子何爲不呼何忌而稱孟孫豈以卿故尊之耶

昭九年傳云允姓之姦居於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杜注言戎取周郊甸之地是讀焉爲如字釋文云焉於虔反又如字是存兩說孔疏云焉猶

何也若不由晉則戎何得取周之地也則竟讀焉爲於虔反矣

按文直接甚明言戎入我郊甸遂取我周郊甸之地不知何故讀焉爲於虔反而添設若不由晉四字也況下文云戎有中國誰之咎也明言惠公誘戎之害則上句何須更作一轉孔疏似誤會杜意

昭十年傳言宋元公爲太子時惡寺人柳欲殺之及遭平公之喪柳熾炭於元公喪位將至而去之比葬又有寵杜注言元公好惡無常愚謂遭喪在冬十二月葬在明年春二月正夏正極寒之時柳體貼人情謟事如此安得不寵左氏好揣寫人情正不必譏元公之無常也因記故老言一小卒寒冬伴提督寢褢溺壺被中而臥夜中提督將私捧溺壺進之甚煖提督大喜拔之官至四品此亦一寺人柳也

昭十一年葬公母齊歸公不慼晉史趙曰必爲魯郊（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歸姓也（姓生也公爲歸姓所生）不思親祖不歸也按此語頗奇處三年之喪而不慼以理斷其失國可矣乃牽合其母姓言之以母爲胡女歸姓則當不歸若母爲宋女子姓當無子乎較之姑吉人之語尤爲好奇

昭十三年記楚共王埋璧立嗣之事平王抱而入再拜皆厭紐杜謂微見璧紐以爲審識按上言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既云密埋豈有微見璧紐之理且其未祈之時明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又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是此語人人共聞若果微見璧紐誰肯與紐離異而子干子晳乃遠之乎蓋璧雖密埋王與巴姬必記其所埋尺寸地步無須微見紐以爲審識者及五人既拜由頭者所拜之位度向者所埋之處

而卽知其遠近相去幾何也其曰厭紐者璧必有紐蓋向神埋璧其紐在後故厭紐則必當璧此二字與上跨之肘加焉遠之一例不過以厭紐代當璧二字耳

昭二十年琴張聞衛宗魯死將往弔孔子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何弔焉按齊豹與宗魯相善薦魯於公孟（卽孟縶）公孟以爲驂乘及豹將殺孟使魯去之魯以爲向者子美我謂我能善事孟故孟信我而使我驂乘若聞難而去之是我不善事孟而使子向者美我之言不足信於孟也今惟有子往殺孟我亦不泄於孟而爲孟死之是我果善事孟而子亦不失信於孟矣後魯爲孟驂乘豹以戈擊孟而魯以背蔽之斷肱與孟皆死（此上釋傳文）夫由常情視之魯能不負所薦不負所事臨難不避以得兩全不居然大丈夫也哉而孔子斥之至於如此可知戰國刺客後世

劍俠皆聖門所棄絕雖死而弔亦不屑者也從可知左傳所記但守小節以一死成名者皆宗魯之類而孔子所謂言必信行必果硜硜小人有子所謂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孟子所謂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其理皆一貫而倖倖然惟以氣節用事不顧義理者可以返矣　竊物曰盜殺人曰賊魯竊不失信之名於豹故曰齊豹之盜明告以將殺孟而祕不告之使終見殺故曰孟縶之賊杜注謂豹所以為盜縶所以見殺皆由宗魯按下句是也上句尙非正解

昭二十五年傳云季郈之雞鬬杜注季平子郈昭伯二家相近故雞鬬按此注誤也鬬雞之戲古早有之莊子紀渻子為王養鬬雞列子黃帝篇同又莊子逸篇稱羊溝之雞以狸膏塗其頭數勝人戰國策臨淄民無不鬬雞走狗近世鬬雞者先期相約鬬

於某所不勝者出金帛古人想亦猶是則何必二家相近始鬬耶且如注語似謂鄰近雞自相鬬非人使之鬬則與下文介雞金距悉不合矣　季氏介其雞杜注擣芥子播其羽也按正義引賈逵云擣芥子爲末播其雞翼可以坌郈氏雞目又史記魯世家亦曰季氏介雞羽說與杜同正義又引鄭衆云介甲也爲雞著甲又高誘注淮南人閒訓云以芥菜塗雞翅而注呂覽察微篇則云介甲也作小鎧著雞頭孔疏左傳合論之云以郈氏金距言之則著甲是也愚謂甲在身冑在首明有分別高云小鎧著雞頭是冑其雞非介其雞也至鄭孔云爲雞著甲不知雞鬬在首而以身爪輔之若甲其身是反爲雞累使之不能輕舉迅疾矣故不如以介爲芥蓋芥屑播在雞羽過鬬鼓翼其屑既可以眯敵雞之目而芥子性辣著目又使之不易開也　宋王

觀國學林謂司馬遷改介爲芥而杜預用其說以解左傳不知經典釋文明云介又作芥是傳文本有作芥者　觀國又云介其雞者爲甲以蔽雞之臆則可以禦彼之金距此說太鹵莽矣傳文明云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蓋季氏始以芥子眯郈雞之目而郈雞不勝郈乃爲之金距金距甚利能爪傷季雞使之不及振翼而於是季雞不勝故平子怒也今乃云介雞以禦金距則是先金距而後介倒置傳文非讀書鹵莽而何況以甲蔽臆將使雞頸不能屈伸何尙能鬭此又不揣物情之說矣　杜注引或說云以膠沙播之爲介雞觀國云以膠淡沙而播其羽是自累也又惡能勝彼雞按孔氏正義云蓋以膠塗雞之足爪然後以沙糝之令其澀得傷彼雞也此亦可存一說與下文金距相關涉蓋金距則較沙爪更利所以能勝季雞然

則唐人讀書較宋人精審多矣

定二年傳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杜注出辟酒恩按非也私出謂將因私而出也襄十五年傳師慧過宋朝將私焉注私小便此私出之私與同義下文云閽乞肉焉惟射姑以私而出必將復入席故可向之乞肉若辟酒而出是逃席也何肉之可乞又明年傳閽以缾水沃庭邾子怒問閽曰夷射姑旋焉杜注旋小便亦正以射姑嘗出私故因邾子臨廷之時特沃庭以發邾子之怒問而遂以誣之也語亦遙遙相對

定四年傳慭閒王室賈杜並云慭毒也按說文訓慭為毒引周書來就慭慭此逸書今無可證亦不知慭慭果是毒毒與否小爾雅廣言則訓忌訓教按之左氏義實較毒為長宣十二年傳楚人慭之脫扃又慭之拔旆投衡此非訓教必不可者故杜亦訓

教而惎閒王室之惎愚謂亦當訓教謂管蔡誘啟武庚而教之
亂王室也蓋武王旣封武庚於殷武庚臣事周室本無二心自
管蔡教之而武庚叛矣孟子所謂管叔以殷叛者也或謂毒閒
王室蓋指管叔及羣弟流言彼以不利孺子離閒王與周公公
去而後王室可圖其計甚毒故云毒閒也亦通但流言在前以
殷叛在後今言管蔡啟商是已以殷叛矣何爲復溯其流言耶
終當以教閒爲妥乃至哀元年傳之惎澆能戒之謂忌澆而能
戒備之也哀二十七年傳之趙襄子由是惎知伯謂知伯輕薄襄
子襄子敢怒不敢言因是而忌知伯也二惎字並以訓忌爲善
而杜皆訓毒尤與二傳文義不順　西京賦人惎之謀此亦非
訓惎爲教不可者可見惎教之訓漢人早爾固不始自宣十二
杜注若小爾雅非僞書尤古訓矣乃說文獨訓爲毒廣雅釋詁

又訓爲意皆與左氏數見無一可合者　又按西京賦天啟其心人慝之謀雖不必用左氏而上句啟字下句慝字未必非暗用其意然則張平子殆亦解慝閒之慝爲教也

胡傳

諸經俱可穿鑿求新而春秋更易宋人每喜苛刻論古而胡氏安國又甚故胡氏之傳春秋可取者十無二三而煅煉周內寃誣古人者至於觸目皆是讀之往往令人憤恨乃前代功令以頒學官試士子者至數百年之久人心烏得不刻而講立論烏得不怪且愎乎名曰傳經實足禍世

胡氏言朱子發雖修謹皆是僞爲范濟美應云子發誠爲詐如公卻是至誠胡遜謝云某何敢當至誠二字濟美戲云子發僞於爲善公卻是至誠爲惡也朱子嘗述此語以告門人可見刻於

論人文定本性如此同時朋友且爾宜其於古人更不惜力爲
掊擊也

烟嶼樓讀書志卷第六

鄞蘧學齋徐氏
校印書籍之記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七

經七

四書

傳注本無可疑而妄求異義所謂說經而尚新奇者也明季譚梁生貞默作三經見聖編謂大學即中庸後小半乃以論語爲一經大中爲一經孟子爲一經謂之三經且謂皆相繼而作中庸天命之謂性三句接論語知命章大學在明明德接中庸予懷明德孟子何必曰利亦有仁義接大學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噫說經而尚新奇眞是無所不至亦覺無所不有矣明季鄭謙止鄤峚陽草堂說書七卷亦謂中庸以明德終大學以明德始大學實繼中庸而作也

訓詁之學有一定不可易者有隨在各是者此豈可執一論哉朱子注論語獲罪於天云天即理也天命之謂性云性猶理也此是隨處各具一理本無可議者而毛大可極力非之謂理命之謂理豈復可通强辨硬坐令人氣憤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此天字與論語命字何異假令援論語以注孟子曰天即命也亦豈可議其不通而或駁之曰然則中庸當云命命之謂性左傳當云命所命也命命未改乎大可之言何以異是　先儒說命有義理之命有氣數之命是命中固自有理在也朱子解論語之天爲理解中庸之性爲理合之理命之說則是中庸首句當訓爲理理之爲理矣此雖五尺之童亦知其妄而大可居然以之著書眞可怪也

論語中天字多就理一邊說孟子中天字多就氣數一邊說

余極惡大可以無理强詞駁朱子一日有少年盛氣爭辯即以理命之詞理粗詰難謂此言雖使朱子復生亦當無以自解余笑應之曰不必朱子復生吾試爲朱子代解之訓詁之書莫古爾雅爾雅開卷即曰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是哉字首字元字無不解作始字而或取其文以解尚書之元首起哉而曰當解爲始始起始可乎又且諸經訓訓起爲發發猶始也又起字本有始義則尚書舜歌僅四字無一字不當解作始字可乎此是尚書難解乎抑亦作爾雅者尚未通乎合座大噱少年赧然而去

孫季昭奕示兒編中說經多穿鑿附會即其無礙於理者亦復是故爲新奇求其無愧於理可以有功經傳者十不能一二也向在吾壻凌定甫家見此書記其大略數則 如解開韶章謂不

知肉味是怒不是喜齊以侯國而乃作天子之樂至於三月故夫子聞而甚怒之至於不知肉味而有不圖至斯之歎謂不意韶樂而乃作之於此地也無論不知肉味斷非盛怒光景卽不圖爲樂一句雖辯才無礙亦萬萬不能解作慍怒之辭也　解孟子之知好色則慕少艾謂艾字古無作美好解者須解作苟知好色則慕父母之心少衰艾衰也謂如曲禮五十曰艾之艾無論楚詞擁少艾之不得不解作美好卽就上下文觀之曰慕父母曰慕妻子曰慕君慕字下皆實指倫類何得此處獨將慕字一讀乎且知好色云慕少衰有妻子不當云慕衰艾乎　解仕而優則學二句謂仕而能優卽是學也學而能優卽是仕也上句猶云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也下句猶云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也夫不學卽學亦須如子夏云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

也不仕卽仕亦須如夫子云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也斷不能但以則學則仕二字括之使人猜啞謎者又必須易則字爲卽字語始可通又且以理論之下句尙無礙義理若上句果如所解則是子路何必讀書之對夫子何復斥之爲佞乎　解皆不及門之門爲門目之門解竊比老彭之彭爲旁猶云側也解必也狂狷乎謂是反詞非美狂狷解孰謂微生高直謂是美詞非譏微生並是舍康莊而履荆棘以此示兒將使兒背跗出血而不止矣　解子見南子謂是見南蒯其說甚長且辯吾鄉王厚齋先王笑之曰是時子路年甫十三又焉能不悅乎

大學

毛大可極駁朱子解壹是爲一切按漢書平帝紀一切滿秩顏師古曰一切者如以刀切物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故曰一切史

記李斯傳一切逐客貨殖傳一切用文持之太史公自序惟一切嚴削漢書趙廣漢傳一切治理路溫舒傳一切不顧國患餘言一切者尚多正是壹是之義如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一切皆以修身爲本何礙文理耶

中庸

子思作中庸多引孔子語而於第一見特書字以例其餘可知當時七十子之徒以及雜家者流著書立說多述其師語稱子曰子云者故分別之如此而其原則出於堯典堯典紀二帝言語特於舜語第一見特書舜曰所以別堯語而例其餘也　有謂尼是夫子謚者據魯哀公尼父誄詞也然冠以仲字自當是五十伯仲之字春秋大夫有謚者例稱某子或稱某伯仲不聞以伯仲冠謚上也　近儒好古每依傍說文漢隸以寫今字嘉興

張昌爾序馮勺園師登府三家詩異文疏證稱孔子字尼字左旁特加聖諱驚且惡之考爾雅釋邱云水潦所止⿰丠尼丠（丠原本从斤从一）尼字注疏本實作泥釋文云依字當作尼又作坭是陸氏所見別本但有作土旁者惟廣韻引爾雅作⿰丠尼然不言孔子之字可作此字也後見顏氏家訓書證篇云仲尼居三字之中兩字非體三倉尼旁益丠說文居下施几如此之類何由可從然後知此字本之三倉而早爲顏黃門所駁斥夫郊社之地不避聖諱此外不得已而用之則或缺中直或寫作丠或加阝旁而改音爲期若專稱聖諱即是狂妄今乃稱孔子之字特取聖諱加於其旁合名與字於一字之中故犯前人所駁斥者以爲好古是漢律所謂大不敬也隸釋夏堪碑稱孔子字作泥此蓋本之爾雅者然孔子之字豈得隨意改寫

道家之語小也曰巢蚊睫中釋家之語小也曰入藕絲孔形容微渺至矣盡矣而總不如吾儒之語小曰天下莫能破焉語極平庸不作奇險渾然天成無可駁詰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是追王之典實成王之世周公所爲者而大傳則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是武王不及還周即於牧野設館追王三王矣後人以朱子入中庸於四書中遂尊信之而以大傳爲誤記又或有圓全兩說者謂武王雖追王三王而追王之禮但行於文王未及太王王季而武王崩其後周公乃爲成禮則吾不知此所行者何禮豈亦如後世上尊號已降諭旨而尚未宣讀寶册耶抑克商二年而後武王

有疾疾瘳又不知幾年而後崩冥牧室時已將追王而後竟忘之耶又或有幷中庸大傳而俱不之信者直據史記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之語謂武王未克商先已追尊文王是與西伯受命稱王改元之說同一誣妄尤不足辨吾嘗謂論古事必據古書而身親其事之古書尤爲鐵據尙書金縢周史所作是眞身親其事之古書也一則曰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再則曰若爾三王三則曰新命於三王此時武王未喪而太王王季與文王合稱三王歷歷如此則追王之典必不成自周公斷斷無疑者中庸大傳同出禮記大傳牧室追王亦未敢謂其必然而要是武王所追王金縢具在中庸不容不誤也

毛大可極駁朱子五倫之說謂是五達道非五倫也且言朱子以前無以此爲五倫者其辭甚辨而詳吾謂眞妄說也呂覽壹行

篇曰不可知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之際敗矣十際皆敗亂莫大焉凡人倫以十際爲安者也明明是此五倫明明是言人倫大可未之知也大可又言五倫只有天屬無人合則幷論語以君臣之義爲大倫孟子以男女居室爲大倫而不知矣孟子五倫與中庸五達道眞是磁鍼珀芥相親無閒者中庸開章即曰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至此復言天下之達道五而孟子則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所謂教者何教也即修道謂教之教也所謂道者何道也即率性謂道之道也亦即天下達道之道也而中庸既言達道即繼之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而孟子既言道與教即繼之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而中庸又繼此而言

達德以歸於成功而孟子又繼此而言振德而使之自得兩書若合符節如此今不知二五即一十而曰中庸昆弟孟子長幼明明不合然則中庸所謂君子之道某未能一者未知即此達道否若君子之道即是天下達道則達道稱昆弟而君子之道稱兄弟豈昆弟兄弟又將有差別耶　中庸達道孟子人倫其夫婦兄弟朋友次序無一不合而惟父子君臣則先後互異蓋五倫本以父子爲首而中庸特先君臣者以此言是孔子對魯哀公之言尊君故先君臣耳觀孔子自言以求子先求臣子夏之論以事父母先事君而他日孔子對齊景則又以君臣先父子此雖無關宏旨然旣究書義不得不推勘到此　讀書何可泥長幼固有非兄弟者而孟子長幼則明明是兄弟且如兄弟二字是同生也先生爲兄後生爲弟無不知者而周禮大司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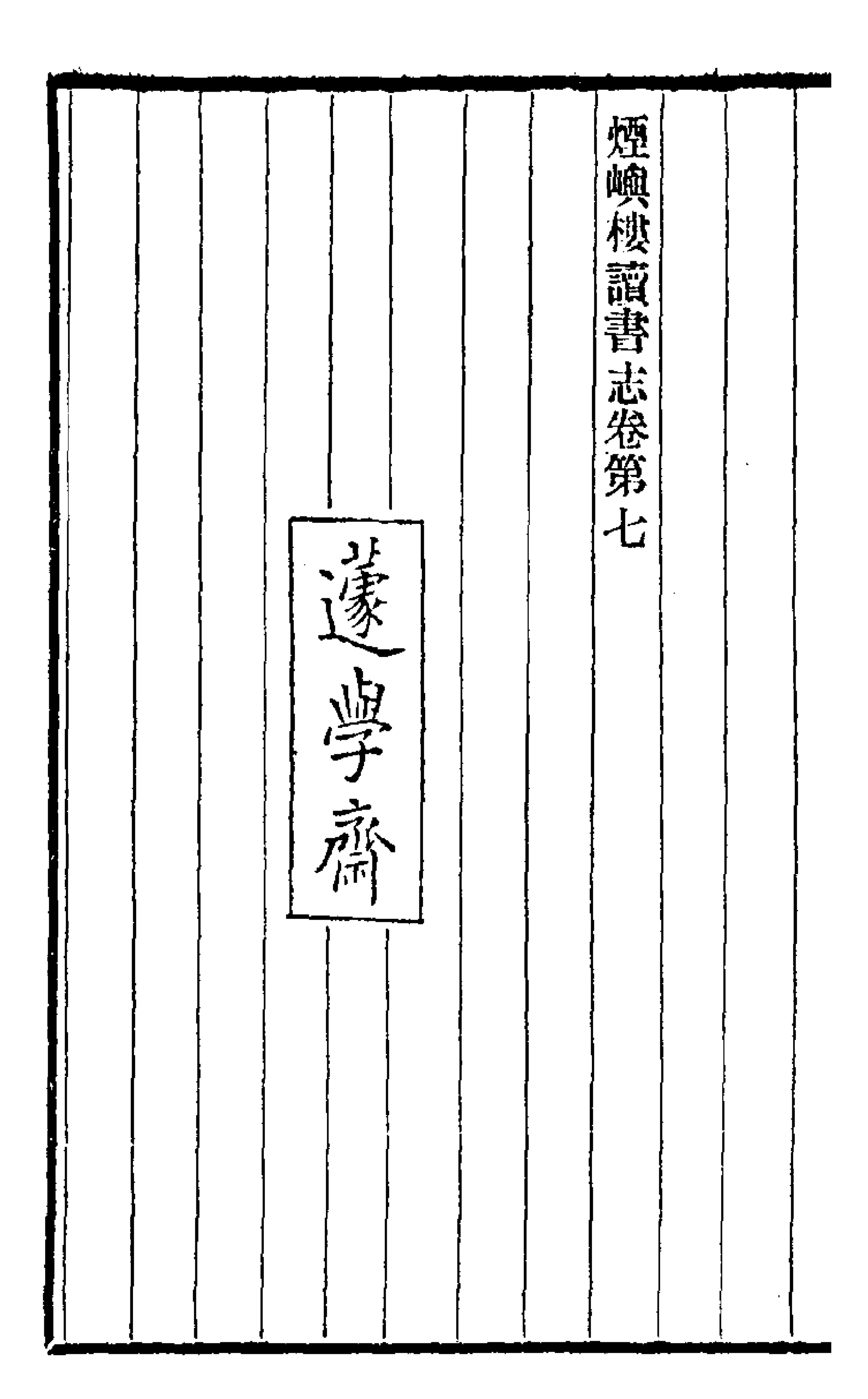
之聯兄弟非同生也故鄭注謂兄弟是婚姻嫁娶公羊傳云兄弟辭也此亦非同生也故何注謂宋魯之閒名結婚姻爲兄弟而爾雅釋親則曰母與妻之黨爲兄弟又曰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注謂古者皆謂婚姻爲兄弟若但執一說遂可翻古人成案則非特孟子長幼非昆弟即孟子云兄弟有序亦豈即中庸之昆弟乎　章大來曰見改錯論語以長幼之節與君臣之義爲大倫之二然而以主客爲長幼則明缺兄弟矣五倫何可缺兄弟夫子路以丈人之所明者詰其所昧長幼之節丈人所明君臣之義丈人所昧若長幼是指主客則子路客也而賓幼丈人主也而賓長論主客則丈人當敬禮子路論長幼則子路當敬禮丈人今不曰主客之節而曰長幼之節不應子路反自誇其所能以傲丈人此直不識文理者之言也而來助

唇舌乎　集解孔氏曰言汝知父子相養不可廢反可廢君臣之義耶按孔氏又以長幼屬之父子矣而皇疏則謂汝知見汝二子是知長幼之節不可廢缺

子思引孔子言略與論語同惟有宋存焉一語與論語之宋不足徵也相反何也前輩謂子思困於宋而作中庸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故作此異詞理或然耳

朱子於中庸第三十三章分六節竊謂當分七節詩曰衣錦尚絅至的然而日亡爲首節君子之道至亦孔之昭爲二節故君子內省不疚至尙不愧於屋漏爲三節故君子不動而敬至時靡有爭爲四節是故君子不賞至百辟其刑之爲五節是故君子篤恭至不大聲以色爲六節子曰聲色至至矣爲七節蓋自首末二節外餘並是引詩以明己意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七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八

鄞 徐時棟 同叔

經八

論語

季弟石門時榕讀書時有見地其解學則不固謂固固執也解如毋固毋我之固蓋云君子不重則不威能學則不至固執兩則字自當一例不應上則字微轉下則字直接且如常解當云則學不固非學則不固矣說頗近理

無友不如己者此不如當作不似解弗作不及解呂覽載周公旦曰不如吾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正與常解論語相合而愚謂此

必非周公之言也夫當周公之時非但無賢於公者抑豈有齊公者乎然則公將離羣索居而已矣吐哺握髮以下士何爲者也況乎聖人與人爲善惟恐人之不親我也苟親我豈有畏累而遠避之之意又況我欲擇賢我者而與處也而賢我者又將以我爲不如彼而懼累而遠我矣我將若之何我恐不如我者之累我而不與處也而不如我者將終不得一見賢己之人而終其身不得與斯道矣彼將若之何故曰此必非聖人之言也

惟作不似解則道不同不相爲謀耳非拒人也　管仲論鮑叔牙謂視不已若者不比於人論隰朋上志而下求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是定二人優劣若周孔拒不若己者則是與鮑叔比肩度不及隰朋而智出管仲下矣

毛西河曰禮之用二節分節錯矣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

美禮樂本同原也此一截也余謂禮之用和爲貴已坐實和字而即繼之曰先王之道斯爲美則斯即和也明白曉暢斷不必臆說乃曰禮樂本同原是强以禮樂兩項並入一斯字矣上下文氣恐不甚接　又曰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苟細行瑣屑過於拘曲則窒而不行禮勝則離也此又一截也夫前既以禮樂兩項解斯字至此乃以由之爲由禮由之必爲由禮是誰人聞得即依西河說上截斯字作禮樂兩項解矣而此由之由字有子乃未明言所由何物亦當遲疑審度由禮耶由樂耶由禮樂兩項耶而乃直信不疑斷之曰禮勝則離其斬斬截截如此錯矣乃訓詁亦無不錯者曰細行瑣屑過於拘曲一若僅見一小字絕不見有大字因以細行二字括之豈大字本不必解耶西河詆朱子謂攤書據文祇見半行而於半行以下即邪視亦不及

之眞可駭焉今不必一行半行即一句中上一字明明見之至第二字忽視之而勿見則更可駭也然且曰瑣屑曰拘曲竟於本分外添設而不顧況有子曰有所不行明是喝下語氣今併屬上四字爲一節則有所不行非一無可行矣而曰窒而不行亦自難通須知此節是論和專重和字禮之用以和爲貴先王之道以和爲美故小事大事皆可由之此一節也皆可以由而乃忽有所不行者何哉蓋僅知夫和而其和乃不能以禮節之故亦不可行也此又一節也上節和字重蓋和中自有禮字在下節和字輕蓋專和而不知有禮則失和之本意非眞和矣愚按知和而和句難解朱子謂徒知和之爲貴而一於和文義非不順但稍嫌添設耳不如以知和二字爲句而和不以禮節之七字爲句似較圓潤

論語弟子分三解余既言之矣而先生之稱亦有數義先生饌是父兄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之先生與孟子之先生將何之儀禮之先生異爵皆指高年惟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之先生始對弟子言者　孟子中公孫丑稱弟子而留行之客亦自稱弟子是仍卑幼對長者之通稱也呂覽去宥曰荊威王學書于沈尹華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此弟子正對師稱者

論語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其誨子路者不過數語而已荀子子道篇記其語自盛服見孔子始載之綦詳蓋論語載孔子言語極簡要采擷精華如綴狐白之裘故其載一切問語皆略而又略後人讀論語者不識此意

雍詩者周人祀文王之詩也語詳詩記學　魯以文王爲周公自出之祖故祭文王而但知祭文王當用祭文王之樂故以雍徹其貲文

王既已追王諸侯不敢祖天子魯祭文王非禮也父爲大夫子爲士祭以士魯祭文王用文王之樂又非禮也久而忘其本始祭文王以周公配以爲祭周公可用此樂也遂於周公廟用之而祭周公以羣公配以爲羣公廟可用此樂也遂於羣公廟用之三家出自桓公立桓廟於私家以爲公廟用此樂也遂於私家之桓廟亦用之此歌雍之所以在三家之堂也蓋積漸而致習爲固然經聖人指出如夢初覺此聖人立言之妙也然而魯侯辟公也非天子也一辟公更無有來相之辟公也而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奚取於羣公之廟乎奚取於周公之廟乎奚取於魯文王之廟乎醒此覺彼則尤聖人立言之妙也漢祭祀志東平王蒼上言章帝詔書昔者孝文廟樂曰昭德之舞孝武廟樂曰盛德之舞今皆祫食於高廟昭德盛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按以漢擬周則後王配食於先王但用先王之樂可知不但此也孔子此言實萬古論禮樂

之準則而後世議禮者不察也魯用周禮樂宋用殷禮樂見左傳禮記議者以魯爲僭而謂杞宋可用夫杞宋而得用夏殷之禮樂則有繼周而起者周後必爲興朝之賓恪其國中亦得用周禮樂無疑也然即由雝詩言之所謂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者又將奚取於子南君之堂乎易代而後正朔車服無不更改而同軌同倫又無賓恪異制之理若使其用先代禮樂祭器祭服一切難行不但樂章中句語顯然背謬已也

郊特牲云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此爲本朝之諸侯本國之大夫言之若朝已易姓國已亡滅而尙不許其子孫祖之則是曾爲天子諸侯者皆𨷂而亥故杞宋得祀其先王禮也亦情也祀之柰何曰中庸所謂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王制所謂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眞萬世

定制不可移易諸儒論辨滔滔詳證博引以自伸其說吾不敢信（左傳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按鄭祖非也若宋祖不當但是帝乙康成以祖厲王爲時君所賜見五經異義一之六十八）然則孔子歎杞宋不足徵夏殷何也曰用之不可存之可也肄習之亦可也記曰有司之失其傳也傳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桑林在宋周禮在魯無訾議之者季札爲春秋知禮君子孔子嘗稱之而在魯歷觀先代之樂而贊歎之非可以爲肄業之明證乎夫宗周無恙魯尚以宗國存禮樂而夏殷已亡杞宋乃不能守先世典章此所以歎其文獻之不足也孔子既歎杞宋無徵而他日又自幸得夏時坤乾夫坤乾殷易也孔子雖幸其得之而贊周易不贊坤乾也夏時夏正也孔子雖告顏淵用夏時而作春秋用周正不用夏正也且孔子既幸得夏時又以之告顏子然斷不教杞人舍一王之建子而改用其先世之寅正也

此尤吾言可存可肄習而不可用之確證

揖讓而升下而飲即用朱子集注亦曰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然則卽有升而飲斷無有下而飲然則此章當依鄭注揖讓而升下爲句而飲爲句言升也下也飲也無之而不揖讓也乃今世學者以揖讓而升爲句下而飲爲句然則將作何解乎

毛大可駁朱子獲罪於天注天即理也謂天是指蒼蒼之天何得云理若以理解天則云理厭之理生德於予吾之不過爲侯理也而可乎余曰此妄語也朱子於卽理也之下明曰其尊無對又曰逆理則獲罪於天矣明指蒼蒼者言之其云即理也者是推原天之所以爲天非訓詁解釋以代正文者也若如大可妄說則大學云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而駁之曰在明明本克明俊

本末有府庫末非其末者也而可乎

夏稱夏后氏殷周稱人此不過古人語例如此無深義也而白虎通謂以揖讓受於君故稱后（禮檀弓上正義引）然則湯以征誅得天下而湯誓稱我后逸書稱后來盤庚稱前后古后神后高后先后何以解之又且詩書稱后甚多何嘗專稱有夏呂刑以伯夷禹稷爲三后下武乃以太王王季文王爲三后是又何說耶又按白虎通之解后義蓋因虞書羣后德讓句生出然觀此句即不得以后專指有夏矣

漢文帝紀曰寡人不佞注佞才也正與論語說佞字意合惟注論語當云才辯也

或問毛西河說子華使齊是爲魯使正在孔子爲司寇時是時冉子爲魯司財宰故請粟與粟得以自主且謂由求亦一齊仕魯

由使治賦春秋傳所稱墮三都者求使宰財孟子所謂賦粟倍他日者赤使治賓客即此使齊是也其牽合處似頗支離否余曰豈但支離已哉西河說此章書最無理其說本邢氏然早爲前人駁正而必復申其說者攻朱子也本不足辨今姑辨之其謂由使治賦正春秋傳所稱墮三都夫墮三都與治賦有何瓜葛語已附會而求使宰財以孟子賦粟倍他日爲證則大無理夫司財宰何官已駭耳目而孟子之所謂賦粟倍他日即是論語之所謂聚斂附益乃論語則有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句孟子則有求也爲季氏宰句明白如此而必撇去季氏謂是爲魯司財宰吾不解其何心且爲司寇用及門爲司財宰而賦粟倍他日是顯坐孔子以知人不明用人不當於汝心安乎至謂治賓客即此使齊治賓客與爲小相則合而與出使爲

行人則頗不合且孔子年五十五爲魯司寇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時甫十三公西氏雖幼慧恐未必肥馬輕裘便能啣命出使也乃其云冉子請粟與粟得以自主夫旣冉子爲魯司財宰得以自主則應與卽與何故必爲之請必爲之請益多此一番轉折乎夫兩節連記例可並參原思爲之宰是爲孔子宰也則子華使於齊是爲孔子使也如云子華爲魯使將毋原思爲魯宰乎焉知原思必不爲魯宰曰是斷不然姑勿論原思爲之宰之字無著卽使爲魯宰自有頒祿者在何須孔子强與他人事而與之粟乎是孔子又爲司財宰矣乃西河則謂子華使齊原思爲宰皆一時事故與粟辭粟皆公家稍食此說何也曰如是則倍無理矣豈有公家稍食一任師徒自爲主張曰與之則與之曰不與則不與有是理耶夫苟公家稍食孔子亦必當按國

制給與之如儀禮所云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者不待冉子之請既請矣或應與與否宜明告冉子以國家之常典即冉子亦即須按國制給與之不待請於孔子況孔子責冉有曰君子周急不繼富使爲公家稍食將貧者而後有祿富者必當無祿富者既已無祿而貧者受祿名之曰周急將朝廷爲大養濟院有是理乎果爾則原思辭粟孔子且不必禁之乃若其所以駁朱子者則純以私意測聖賢所謂兒語不值一笑者也謂夫子教學闕門家無祿廩安有藏粟可私授至八十斛者謂安有祗使一弟子可私授之八十斛者謂夫子之粟冉子安得主之櫝弓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冉子爲孔子主財有明證如此夫吾姑不暇他問但問其一曰私授再曰私授豈冉子盜竊

夫子之粟以與子華經發覺後而爲孔子所斥耶喪心悖理何忍出此夫季氏賜粟千鍾魯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其偶見於家語史記者尙然焉知孔子必無藏粟朋友通財何況師弟緩急相需何論多寡惟其不急是以併升斗亦不必與不爾卽不爲之使豈直視其餓死而不之救耶子曰回也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先生爲弟子宰財尙可而弟子尙不得主先生粟何耶　又問西河言冉子與粟是準聘禮者其言曰聘禮諸侯之使皆以粟十車列館門外據禮注每車一秉有五籔籔音庾是館廩之粟計十車有十五秉故冉有據此以三分之一予其家云云似乎冉子固將準聘禮十五秉與之因請粟無幾未解孔子之意不得已以三分之一與之此於當時情理似尙可通余曰此妄語也何乃全不考察而反是之夫冉子明明欲行禮於

子華之家而孔子不之許反斥行禮爲繼富是明明以不知禮坐孔子矣然且肆無忌憚自造典禮據聘禮當設飧時門外米禾皆二十車惟上介門外米禾皆十車及歸賓饔餼則門外米三十車車秉有五籔設於門東爲三列東陳禾三十車車三秅設於門西西陳即聘義亦曰米三十車禾三十車是旣行聘禮之後即以向所陳設之米禾饋於賓館共六十車載在典禮明明可考而曰諸侯之使皆以粟十車列館門外已自不合又且以車秉有五籔之禮文謂是禮注然此皆其錯之小者乃至以主國待賓之禮謂是主君命使之禮則不應以號稱通儒者而援經之荒唐一至於此

或問子謂仲弓章集注稱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而復申之曰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又南軒張子謂是與

仲弓論用人而朱子又力非之謂不必回護按此章似以論用人爲是而朱子力持其說何也余曰舊注此章解釋文義別無他說自王充以爲仲弓之父皇疏因之遂爲千古寃獄矣晉范甯注論語曰謂非必對言也皇引皇侃曰仲弓父劣當是於時爲仲弓之父劣而不用仲弓故孔子明言之也聖人不顯揭人惡即惡之何至比其人爲犂牛況稱其子之賢而斥其父至非人類是重傷子心矣何以爲聞者地然且果有是語說者未嘗指名記者何從知爲仲弓發夫論語固有成例而論語此章尤成例可援之顯然者凡與人面語則書某謂某曰或謂孔子曰子謂冉有曰子謂子貢曰子謂子夏曰用之則行章子謂顏淵曰微生畝謂孔子曰陽貨章謂孔子曰子謂伯魚曰周公謂魯公曰是也非面語而其言係論某人某事者則但書某謂某孔子

謂季氏子謂韶謂武子謂公冶長子謂南容子謂子賤子謂子產子謂衛公子荊是也惟吾見其進章不在此例正如弟子呼字僩一見耳今此章明明面語而必據吾見其進章謂是背語則何異於據孝哉閔子騫而謂德行淵騫皆夫子語耶須知此章書不待後人解論語中自有注脚其全章大意即是告仲弓舉賢才三字耳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即是告仲弓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二語耳或者仲弓問政後夫子尙恐其不達因復告以用人之法使不致爲封非之遺而其中又隱隱包括赦小過之意如此又何必更辱其父乎乃若史遷以前蓋未有誤讀者試引一條證之淮南子曰䝉屯犁牛旣科以犓決鼻而羈生子而犧尸祝齋戒以沈諸河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是明明引用論語此章明明說用人不拘所出膠守史記家語者

可以返矣王充論衡直自定仲弓之父爲伯牛蓋見犁牛二字
遂牽意妄指之然絕不足據而毛奇齡作改錯極駁朱注行惡
二字謂即宜言賤言不肖不宜言惡此乃祇許他人說不許朱
子說耳其實亦不大相遠且西河亦只是放飯流歠而問無齒
決者朱子說經最仔細最圓通而於此章則未免過執其云說
書不必回護夫說書固不必回護亦豈可寃屈自有朱子之論
而後人竟有見與舊例不合欲摘去曰字者嗚呼寃至此哉
呂覽博志曰孔子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
焉用志如此其精也可作論語夢見周公之注
漢書樂志云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舜之後韶樂在焉故孔子
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按
集解引王肅曰爲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皇疏孔子至齊聞

齊君奏韶樂之盛而以爲痛傷故口忘味至於一時乃止也何以然齊是無道之君而濫奏聖王之樂器存人乖所以可傷慨故郭象曰傷器存而道廢得有聲而無時江熙曰和璧與瓦礫齊貴卞子所以惆悵虞韶與鄭衛比響仲尼所以永歎彌時忘味何遠情之深也按王意自當如皇疏邪疏則郢書燕說矣王氏之說不如漢書可從然亦可備一解也

或問衛君父子爭國夷齊兄弟讓國天然正反而先生與馮教諭登府書必以夷齊比夫子不比衛君何也余曰惟其父子爭國適與兄弟讓國之對說天然正反故自來無能解此者而吾知夷齊無讓國事在後而解此章書在前昔讀此書反覆疑之是時徐遠香元弟方館吾家與之辨論而愈惑憤懣三日夜豁然若有啟余者乃始知子貢問夷齊是比夫子不是比衛君竊謂

吾此說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夫子貢之問是問夫子之爲不爲也今如常解乃是問衛君之當爲不當爲此是謬解即使問衛君當爲不當爲而夷齊與衛君何涉夷齊至孝衛君至不孝此猶堯舜至仁桀紂至不仁也天下豈有斷桀紂之獄而商量堯舜者則豈有斷衛君之獄而商量夷齊者夷齊仁而無怨則衛君爲不孝子爲一夷齊稍不仁夷齊稍有怨心則衛君爲孝子乎且夷齊何怨之有伯以父命叔以天倫各行其是怨於何生子貢以怨問夫子以無怨答畢竟伯叔怨著何事怨著何人夫聖人論古自有一定不易之常道若其處人家國之閒往往經權並用子貢來問夫子未必知之浸假夫子以常道答子貢而他日於衛君將並用其經權則夫子之爲不爲仍不可知子貢何得直斷其不爲況夫子之爲不爲子貢所不知若乃夷

齊之仁而無怨則豈有所不知而乃不問其不知仍問其所知
既問其已知遂能豁然不可知之事子貢雖穎悟恐神不至此
而夫子之不爲衛君竟不出所料此皆反覆之而令人廢食者
也又況據時勢論之是時衛君年不過十歲靈公生於魯昭二年卒於魯哀二年年四十八而蒯聵爲其子出公爲其子之子蒯聵先有姊衛姊嫁孔圉則出公是時不過十歲內外不知拒父事
且其父反顏事讎所謂納君者乃是欲滅衛之晉趙鞅浸假納
之而衛之宗社爲墟將若之何此其時勢爲得以去國甚易之
夷齊而並論之乎後以問馮教諭教諭報書以輒之拒父三傳
皆無明文且曰輒卽位時才九八歲耳非特不能拒父亦不知
有拒父事其說是矣乃其原子貢之問則曰出公不能如夷齊
讓國而逃其迹可疑而其心未嘗不怨夫既曰才八九歲而復
曰不能如夷齊讓國而逃而又曰其心未嘗不怨可乎夫子貢

之問並非問衛君當爲不當爲也正是問夫子之爲不爲夷齊之世以臣伐君之世也夫子所居之國以子拒父之國也情事兩符處置亦宜一式然而夷齊高潔之士夫子則急於治世之人或者夫子視夷齊爲隱逸一流人物則於衛君或當爲之然則夷齊於衛君全不相及而於夫子則大有瓜葛何則紂之昏暴不可勝言武之伐萬不得已者也聵之凶逆不可勝言衛之拒萬不得已者也武不伐紂生民奈何衛不拒聵宗社奈何然而君臣之經不可沒也而夷齊適當其時然而父子之經不能廢也而夫子適處其國然而夫子既稱爲古之賢人而子貢復以怨問畢竟夷齊之怨誰怨乎曰怨武王也子貢之意以爲夫子但許夷齊爲賢人夫聖達節賢守節假令夷齊不助武王而深怨武王此即後世叩馬作歌之意則是二人者尚不達於萬不得已之故

而徒守硜硜之節者夫子豈肯出此如逸民章明曰我則異於是故復窮夷齊之心而以怨問自夫子答以求仁得仁又何怨然後知聖賢經權異用而於仁則萬無殊途之理夷齊此仁夫子亦此仁夷齊不仕武夫子豈爲衛乎故得直斷曰不爲從此而夷齊之心可知矣以君臣之名不助武王而武則實出於萬不得已何怨之有從此而夫子之心可知矣以父子之名不助衛人而衛則實出於萬不得已何怨之有所以伯夷之友如太公身佐武王而伯叔不以爲非夫子之弟子如子貢子路皆身仕衛君而夫子不以爲過若乃求仁得仁之仁字亦今古無確解但以讓國爲得心理之安則讓國正心所大不安正理所大不安者父欲立叔而伯逃而叔亦逃竟曰遺命化爲烏有大逆死父矣於心安乎兄終弟及當時定制亂命本不足遵既欲遵之而終不得

遵萬一無中子可立則衎小名而斬國祚眞有如鮑駿責丁鴻所云者於理安乎然則仁字何解曰此即殷有三仁之仁也紂本應伐武本應助礙於君臣之分毋亦隱去之巳耳此眞求心之安者此眞得理之安者此眞仁也至於讓國之說之妄詳見余夷齊讓國論中亦自謂卓然不刊之論由此而此章常解更不足恃矣即使夷齊果有讓國事而解此章書亦當置之不問何則以二人比夫子則辭明而義順以二人比衛君則語晦而理悖不知先儒何故舍康莊而故蹊荊棘也仁和趙氏佑頗能疑二人無讓國事而以不能解論語之故遂不敢定其言曰若謂二人無讓國事則子貢何爲以衛君相比噫舊解之足以眩惑後人如此亦見眞解人之不易得也且如常解是以兄弟讓國比父子爭國也然則亦當以蒯輒並論不當專論出公夫伯

夷以天倫當立正是蒯聵影子叔齊以父命當立方是出公影
子今以夷齊比衛君一人語例亦復畸重自來解家卽此眼前
語例從未商量過也問衛君當爲不當爲只須問叔齊一人已
足無緣牽連到伯夷身上叔齊重天倫而不重父命正與衛君
重王父命而不重天倫相反則論叔齊以定衛君足矣今復論
及伯夷豈子貢尙疑夫子將爲蒯聵耶吾嘗以極淺易語問同
人假令夫子將爲衛君其答子貢之問將作何語將曰古之不
賢人乎將曰不仁乎怨乎此是參究書理一法非戲語也若併
此未嘗理會可解書耶若如吾解則可四通八達矣夫子不爲
衛君故重視夷齊曰賢人曰求仁得仁曰何怨假令將爲衛君
則論語孔叢皆有明例逸民章論二人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伯夷叔齊與而其自論則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若當時

答子貢者如此則夫子爲衛君矣孔叢子載楚聘孔子宰予冉有入問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孔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若當時答子貢者如此則夫子爲衛君矣　宰予冉有之問許由太公正與子貢之問伯夷叔齊一例若以夷齊比衛君將毋以太公許由比楚王耶

呂覽古樂篇高注引論語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上有文王爲西伯五字按文義不加此五字甚明豈古本論語有此五字耶

論語所見人品以儀封人爲第一而達巷黨人次之其曰大哉孔子正夫子所謂大哉堯之爲君其曰博學正夫子所謂成功文章其曰無所成名正夫子所謂民無能名直見得夫子至德無

所不備而形容之盛亦無以過此故夫子闢而不敢受而假託於射御以示謙蓋雖郤之而未嘗不許之也不意春秋時有此巨眼人而尹氏以爲不知聖人過矣

顏子一生學力自知自言蓋於喟然一歎中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是自言其少時望道未見無從著力無從下手只是言道並非贊夫子之道集注謂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者似誤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是言我方無從著力下手一自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始知道在邇而前求諸遠道甚卑而前求諸高至此有力可著有手可下循序漸進無所不說自然不能歇力矣集注以欲罷不能屬之下節似又誤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言凡可下手處已無不下凡可著力處已無不著

然而吾才既竭而道猶未竟向時望道未見疑前疑後今則見之親切實實如有所立也向時仰彌高鑽彌堅今則仰之鑽之眞眞見其卓爾也到此地位又復無可著力無可下手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人力既盡而天者不可强也　程子謂顏子深知孔子胡氏謂見夫子所立之卓爾朱子謂深知夫子之道愚謂顏子說夫子只是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十四字其餘皆不必黏夫子立說蓋有天即有道道非夫子之所瓝也堯舜此道夫子此道顏子亦此道也顏子始未見道既因夫子而知道卒以才竭不能竟道喟然一章是言道之大夫子之善教不是知夫子而贊夫子也而聖道之大惟夫子能竟之此意郤在言外

何龍仙琳問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集注謂安知不似

我之今日恐聖人未免自是矣夫聖人豈肯視我之今日為極地且以我律人而曰可畏曰不足畏是全以私意自處幾幾乎惟恐其如我之今日矣而可乎余曰可謂讀書不隨人後矣皇疏以今指我今日之生徒固已無理而邢疏指我之今日朱子從之向甚不以為然君意疑之是也然而何解曰當以今字指後生今日來者即後生之四十五十言後生可畏然彼惡知來者筋力就衰不能如今日年富力强可以聞道乎至於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矣意似較圓余謂此已足廢舊解矣然如君意所云則來者二字已是無聞之四十五十已是不足畏之四十五十如是則下二句贅設矣又且上後生句下至於等句皆從旁觀說獨以焉知句屬後生說則必須於焉知上加一彼字方妥又且筋力就衰年富力强並是添設矣西河論此

章書謂往來今昔從來祇屬一人言詩之始者不如今論語之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皆是固不得以來者屬後生而以今屬我其說甚通而其解不如今則曰非不若今日也謂其與今日不相同也詞不達意語頗傷突愚謂當以後生可畏焉五字爲句知來者之不如今也爲句今者後生之今日也來者自今日以至四十五十也不如者猶言不似也論語中開句用焉字如有君子之道四焉見賢思齊焉善爲我辭焉年四十而見惡焉之類皆是而此章則上云可畏焉下云無聞焉又自成章法若不如二字則論語中有宜訓不及者有宜訓不似者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如學也不如仁人皆訓不及是也不如邱之好學也訓不如爲不似則見聖人雍容氣象無友不如己者訓不如爲不似則與道不同不相爲謀意一

貫若訓作不及已則始學者終無助矣吾不如老農吾不如老
圃兩不如亦訓不似爲合而此章則尤顯著者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此二十字自
爲一章正如與片言可以折獄章一例毫無區別乃若不忮不
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此二十三
字自爲一章而當分兩節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
三句爲一節蓋子路平日自守學問如此是論語文體常常有
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三句爲一節蓋夫子進之之辭如此
是論語先敘後斷體常常有之如此則於聖賢兩下學問各不
牽强所謂章妥句適者唐棣之華章與此若合符節則有成例
矣又按史記引書好引全章而子路傳中引此章亦祇引衣敝
緼袍三句則疑太史公固亦分章而讀之者矣

齋必變食豈不茹葷之謂耶莊子人閒世曰不飲酒不茹葷是祭祀之齋然則不茹葷之齋莊周之時固已然矣莊子原本老子後世以爲道宗此其道家法耶若使聖門之齋亦是不飲酒不茹葷則自然素食已耳論語何爲言必變食耶畢竟如何變法不可詳矣若莊周以此語託之夫子顏淵自是寓言恐非實事

葷字從草本菜屬也蒼頡篇葷辛菜也管子立政篇曰瓜瓠葷菜百果不備具國之貧也荀子富國篇曰然後葷菜百蔬以澤量禮記玉藻篇曰有葷桃茢然則莊子所謂不茹葷論語集解所謂齋禁葷物者卽是不食辛菜耳故儀禮士相見禮注云葷辛物葱薤之屬不知何時始以肉食爲葷食也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八

鄞蓫學齋徐方來
弢士用活字板印